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7 ·

哲學·宗教類

明代思想史

晚明思想史論

左派王學

清代思想史綱

容肇祖著

嵇文甫著

嵇文甫著

譚丕模著

上海書店

嵇文甫著

左
派
王
學

序

這本小冊子是我去年春天在北大所編明清思想史講義的一部分。現在所以將它出版者，有下列三層意思：

其一，龍谿心齋是陽明門下最傑出的人才。他們對於師說，深信篤好，以使徒般的精神，熱烈宣傳王學之發皇光大，風靡一世，得力於他們的最多。他們誠然都不免於「狂」，但「狂」正是王學的特色。王學中最驚動人，最富於刺激性的地方，只有他們最能發揮。講王學而不講龍谿心齋領導下的左傾一派，王學的精神至少失掉一半。但因一般人讀慣了理學宗傳明儒學案一類王學修正派的著作，只知道聶雙江羅念菴等右傾一派爲王學正宗；對於左派，每用「狂禪」二字一筆抹殺，其實左派內容究竟如何，他們並沒有用心考察過。直到現在，許多很有鑒別力的學者尚不免因襲這種成見。爲洗刷王學真骨

隨起見，對於左派王學是有特別表章之必要的。

其二，從前講明代文學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誰宗唐宋，誰宗秦漢，王李歸唐，紛鬧不休；好像明代文人就沒有一點性靈天才，就不會創造一點新東西。近來經周啟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學，特別表章公安竟陵諸子，於是我們才恍然見到明中葉以後的文學界自有一種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傳統思想的精神，直使現代新文學運動家傾慕贊嘆，拉為同調。這要算研究明代文學史的一個新方向。其實何止文學如此，明中葉以後，整個思想界走上一個新階段，自由解放的色彩從各方面表現出來。前有白沙，後有陽明，都打出道學革新的旗幟，到王學左派而這種潮流發展到極端了，道學界的王學左派和文學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時代精神的表現。綜合看來，彌覺其富有歷史意義。這是研究明代思想史者所決不容忽略的。

其三，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各時代思想變動，實決定於當時社會生活的變動。明朝中葉以後，由商業資本擴大而深入的結果，

從國際貿易貨幣經濟土地集中各方面都可證明當時商業資本發展的情狀。拙著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中曾略加

論證見
後附錄

一方面形成南方都市的繁榮，另一方面形成農村剝削的加劇。社會繁榮則眼界廣而思想開放，剝削加劇則衝突烈而人心動搖。於是一方面不斷的發生農民變亂，一方面演成思想革新的潮流。所有當時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思想運動，都是那種憤張躍動的時代心理所形成；而這種時代心理卻是由那外繁榮而內紛亂的社會生活刺激起來的。我們從白沙陽明，尤其是王學左派諸子的言論行動上，很容易感到一種憤張躍動的氣息，而他們的言論行動恰成為時代的脈搏。從思想上診斷當時的社會，從整個社會生活上觀察當時的思想，這種研究法是很可推廣應用的。

我希望這本小書，對於研究王學者，研究明代思想史者，研究明代社會史者，乃至研究歷史方法論者，能夠提供一些頗有意義的暗示。但愧草率成篇，僅引端緒，沒有詳細發揮，這只好待將來有機會再補充了。

廿三，四，二，嵇文甫。

目次

一 王陽明的道學革新運動·····	一
二 王龍谿與王心齋·····	一六
三 泰州派下的幾個要人·····	四四
四 李卓吾與左派王學·····	六四
五 左派王學的歷史評價·····	八二
附錄 十七世紀中國思想變動的由來·····	一〇三

一 王陽明的道學革新運動

王陽明是中國近古思想史上一位極有光輝的大人物。由他所領導起來的一種學術運動，是一種道學革新運動，也就是一種反朱學運動。當朱子在世的時候，正是道學的全盛時代。他以伊川爲宗，上探明道橫渠濂溪康節諸家以窮其源，出入程門諸子如游楊謝呂尹胡之屬以盡其流。其於同時各派，則左排陸學，右排浙學，毅然以道學正統自任。廣收門徒，徧注羣經。道學到他手裏，可算是綱舉目張，燦然大備。先儒說朱子集道學之大成，誠可以當之而無愧了。然而朱子講學有時候嫌太繁瑣。「字字而比，節節而較。」把許多道理支分節解，往往弄得不成話說。就如他講「四端」：「既把「仁義禮智」四字並提以配「春夏秋冬」，復並提「仁義」二字以配「陰陽」，並提「仁智」二字以明「終始」，更單提「仁」字以貫「四端」，又有什麼「四端相連而至」，「四端迭爲賓主」種種說

法。這樣一分，那樣一合，看他配置得多麼巧妙吧！然而這不是講心性，這只是變戲法，只是文字的遊戲。又如他講太極圖說道：「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從仁義寂感上分陰陽，分體用，甚至從「中正」二字上也能分出陰陽體用來。這些地方，也多虧他會細細咀嚼，這簡直是做起八股來了！象山在當時就挖苦他道：

揣量模寫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與朱元晦書

又象山語錄載：

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卻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朱子依照着聖人樣子，描摹刻畫，製造出多少道理格式。四平八穩，面而俱到。但從象山看來，那只是一種「議論」，一種「時文」。這種時文化的道學後來竟成爲道學的正統。從

南宋末年，到明朝中葉，完全成一個朱學獨佔的局面。所謂一代大儒如許魯齋、薛敬軒輩，都不過陳陳相因，謹守朱子門戶。道學至此，幾乎純成一種爛熟的格套了。於是乎首先出來個陳白沙，既而又出來個王陽明，都舉起道學革命的旗幟；一掃二百餘年蹈常襲故的積習，而另換一種清新自然的空氣；打倒時文化入股化的道學，而另倡一種鞭辟近裏的新道學。陽明贈白沙大弟子湛甘泉有一段話。

……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摺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靜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

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明道言

這段話很能揭出陳王兩家道學革新運動的共同宗旨。他們所反對的是「記誦詞章之習」，換句話說，就是八股化的道學。這種八股化的道學，看着最平正，最周到，最近聖人；然而實際上直類乎「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的鄉愿，依門傍戶，俯仰隨人，比着楊墨佛老之各有其自得者，尚相去絕遠。「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這是暗斥朱子，而認為八股道學所自出。平心論之，朱子自是中國近古思想史上頭等的偉大人物，但他那種煩瑣支離的學風，實開後來道學八股化之漸，這也是無可諱言的。二百多年的因襲墨守，朱學的流弊已十分顯著。以這因緣，白沙陽明輩的道學革新運動應時而起了。

這次革新運動，發端於白沙，而大成於陽明。我們分析陽明的學說，處處是打破道學的陳舊格套，處處表現出一種活動自由的精神，對於當時思想界，實盡了很大的解放作用。首先看他講「致良知」。提起這三個字，常使人覺得一片空靈，不可捉摸。不錯，陽明有時候把良知講得的確太玄妙。如什麼「天植靈根」，「造化的精靈」，「冥算是玄之又玄。不

過這裏要分別看假使這種學說就單是一個玄妙再無其他東西它還怎能會震動一世人心，在思想史上佔那樣重要地位？我們須要知道，這種學說雖然是很玄妙，但玄妙之中，卻潛藏着一種時代精神，自有其不玄妙者在。陽明當臨死的前一月，寫信給聶雙江，其中有一段說：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

全書卷二

這樣講致良知，何等的親切簡易。這還罷，其玄妙嗎？他不管什麼聖賢榜樣，道理格式，而只教人照着自己當下那一點真誠惻怛實做將去。現現成成，甲不問乙借，乙不向甲賜。他以爲雖古聖人也不過如此。傳習錄載：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

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筭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全書卷三

各憑自己良知，同便聽其同，異便聽其異。道理沒有死格，須從本源上流出，須是內發的。

「君子一仁而已矣，何必同？」這已經是很自由很活動了。他更說道：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全書卷三

各人良知有一定的分限，並且今天有今天的良知，明天有明天的良知。只要從良知上出發，非特我和你不必相同，就是今日的我和昨日的我也不必相同，這裏全沒有定格。我們只須就當下分限所及，切實做去，使良知得遂其有機的發展，自然日有進境。無論自修或教人，都只宜這樣辦法。試看傳習錄上這兩段：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全書卷三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全書卷一

大人有大人的良知，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文王有文王的良知，武王有武王的良知。「武王自合如此做」，也就不必管什麼盡善不盡善。童子自去致他那一點灑掃應對的良知，也無須去強學大人。各適其適，各得其得。彼非有餘，此非不足。這樣自由自在，把道理完全看活了。他還有這一段話：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

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慙世無悶，不見知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全書卷三

跌了就起，起來便走，不管他進也罷，退也罷，譽也罷，毀也罷，我只是老老實實，埋頭自致其良知。除下良知，什麼都看不見了。獨往獨來，又奮迅，又堅決，把所有世習客套一掃而空。在這樣意味下講致良知，不是也很切實很平易嗎？自然，這裏面也有他玄妙神祕的地方。良知究竟是個什麼玩意兒？它會變化，會發展，今天是這樣，明天是那樣，你的是那樣，我的是這樣。倘若不是另有某種客觀條件來決定它，那只好說它是「天植靈根」，「造化的精靈」了。然而不管他「靈根」也好，「精靈」也好，事實上，他打破了道學的陳舊格套，充滿着自由解放的精神，不靠聖人而靠自己的良知，在這一點上，他要比朱學更帶些近代的色彩。

我們再看他講「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理論，正是針對朱學而發。朱子把知行

看作兩件事，並且主張先知後行。陽明卻不然。照他的意思，說個知已經有行在，說個行已經有知在。知行是一個整體的兩面，是不可分離的。他最精要的解釋是：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答顧東橋書

陽明講知行是從本體上講的，也就是從良知上講的。從良知上發出的「知」自然是「真切篤實」，帶情味的知，而不是揣摩影響的「知」；從良知上發出的「行」自然是「明覺精察」，自覺的行，而不是懵懂亂撞的「行」。只用一個「致良知」也就即「知」即「行」了。但這種說法頗不易瞭解，又未免帶點談玄意味。究其真精神之所在，只是不離「行」以求「知」而已。試看他說：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巳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巳先知路歧之險夷者耶？答顧東橋書

這段話分析極精，以一念動處爲行之始，「行」一步，「知」一步，「知」常與「行」相伴而不能分離。陽明雖講「知行合一」，但因其針對着從「知」入手的朱學而發，所以事實上特重在「行」字。始於「行」，終於「行」，而「知」只是「行」的一種過程。他在答顧東橋書中，還有一段很痛快的話：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

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朱子以學問思辨屬「知」，以篤行屬「行」，陽明卻始終貫以一「行」，學之始已即是「行」，到最後仍是「篤行之」。問思辨都只是「行」，到滯礙地方，一種解決疑難的手段，並不是離「行」而獨立的。離開「行」而茫茫蕩蕩去求「知」，陽明最反對。他決不泛然問，泛然思，泛然辨，而一以當下現行為指歸。普通以為陽明單提個「致良知」，好像把什麼讀書稽古求師訪友一切都拋棄了，總疑其太簡。其實何嘗如此。陽明只是不泛泛去求「知」，至於當下切身所應當「知」的，他還要盡量的「知」，澈底的「知」，一件也不遺棄。他說：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全書卷三